

# 中国玛丽

魏风华 康蚂 著

# 玛丽

唐人街“女王”的传奇生涯

她于乱世颠沛流离，裹挟在巨大的秘密之中，后有追兵，前临深渊，王朝在她身后轰然崩塌。

要想漂亮光荣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玛丽知道，必须让唐人街立起荣耀！

# 中国玛丽

魏风华 康蚂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玛丽 / 魏风华, 康蚂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218-11737-9


I. ①中… II. ①魏… ②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2772号

Zhong Guo Ma Li

中国玛丽

魏风华, 康蚂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人：肖风华

策 划：盛世肯特

责任编辑：李 敏

装帧设计：仙 境

责任技编：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70千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 Contents

##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邂逅风雨中	002
第二章 天涯同命鸟	014
第三章 聪明糊涂心	023
第四章 斗酒相见欢	034
第五章 恨别鸟惊心	045
第六章 更隔一万重	056
第七章 苦海观自在	067
第八章 乱点鸳鸯谱	080
第九章 人间望水月	091
第十章 黄昏影约人	101
第十一章 似是故人来	114
第十二章 雾锁山将空	127
第十三章 暗河漂红杏	139
第十四章 石前枯木多	151
第十五章 秣马登高丘	161
第十六章 海外有江湖	173
第十七章 幽云寂壑中	182
第十八章 恨意两茫茫	196
第十九章 踪迹复迷踪	206

第二十章	樽酒话平生	218
第二十一章	归山落空音	228
第二十二章	得之一寸光	240
第二十三章	人静觉夜凉	247
第二十四章	满院风铃语	259
第二十五章	空阶拾落叶	270
第二十六章	雪消路更新	281
第二十七章	开关扫白云	293
第二十八章	雾里看落花	303
第二十九章	秋风厌索居	313
第三十章	边月随弓影	324
第三十一章	回看路欲无	333
第三十二章	今朝花有意	343
第三十三章	叶少花自奇	354
第三十四章	君自故乡来	366
第三十五章	风唱唐人歌	381
第三十六章	青青可胜蓝	393
第三十七章	夕阳山外山	411

# 楔子

太阳从西部辽阔无垠的荒原上滚落下去了。

小路上，刚才还在玩耍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

林爱华也识趣地挥手走了。在这幽静的世界里，只剩下黄真旗和科比两个人。

晚霞在黄真旗的脸上镀出一层金光，昔日的唐人街女王已满头白发。这是距离旧金山并不算太过遥远的亚利桑那州墓碑镇，她归隐的地方。她的英文名叫玛丽。在黑发如瀑的时候，她曾被称为“龙女”，但更多的美国人习惯喊她“中国玛丽”。

现在，墓碑镇上的中国玛丽过着悠闲的生活。旧金山唐人街的事务已经交给干女儿林爱华打理。在墓碑镇，与她朝夕相伴的是科比。科比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老牛仔。在科比的眼里，中国玛丽是他的女神。

科比：“亲爱的，好像起风了。”

黄真旗眺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落基山。

黄真旗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想再多看一会儿。我听说，如果总是凝望一处的话，就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比如，海那边我的家乡。”

## 第一章 邂逅风雨中

海浪镶着白边从天边滚滚而来。

一个身着大红色对襟素纹长袍、外披嫩黄色云肩的少女，在沙滩上奔跑着。

奔跑的少女好像是远远望到大海那边有人在向她挥手。她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海水很快淹没少女的小腿，继而漫过她的大腿、腰肢。海浪打着旋儿，似乎随时可以裹挟她离去。少女则像被什么牵引，执着地朝着大海而去，于是海水漫过她的胸，铺满她的眼，淹没她的头，气泡从海下一点点升腾，让她的胸腔充满了爆炸感。

黄真旗猛地从床上坐起，擦了擦额头的汗。

黄真旗披了件衣服，下床点着蜡烛，倒了杯冷茶，坐在椅子上咕噜灌下去。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黄真旗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本草纲目》翻阅，为了缓解梦中的情绪，她嘴里不时地念着那些药名和功效。这时候，街上传来了狗叫声，随后黄真旗听到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似乎随时就能穿透墙壁出现在自己面前。

官兵叫喊的声音很快出现。

官兵一边敲锣一边喊：“百姓们听好了！近期有长毛潜入新宁，各家各户不得藏匿！如有违抗者，按律治重罪！”

黄真旗放下书，起身打开门，跳到庭院中。

庭院中月光如水，黄真旗朝前走了几步，好奇地来到大门处。

黄真旗刚要开门，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拍在她肩膀上。自幼习武的黄真旗伸手用力扣住那只手，却听到父亲的声音。

黄恺之：“真旗！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黄真旗扭头：“爹！吓死我了！”

作为广东新宁有名的古玩商，黄恺之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平时呵护有加：“还不给我回去睡觉！”

黄真旗：“您不也没睡吗！”

人喊马嘶，外面驰过一队人马。

黄恺之瞪了女儿一眼，贴近大门，自言自语：“这长毛的残部还真跑到咱这里来了？”

黄真旗：“长毛？就是爹给我讲的太平军？”

黄恺之点点头：“英雄末路啊！”

黄真旗和父亲在门口侧耳倾听时，叶龙正带着太平军兄弟们伏在遥远的粤东嘉应州郊野的丛林中，在黑夜中煎熬着。

幽暗中，叶龙想起两年前的一幕。

当时，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围。天王洪秀全在临终前，把时为御前侍卫官的叶龙叫到榻前，交给他一张藏宝图，上面除了藏宝线路和地点外，还有八个大字：天国宝藏，招兵买马。后来，天王身死，天京陷落。叶龙随突围部队杀出重围。清军到处追剿太平军残部。太平军最后一支主力，在康王汪海洋的带领下，经过两年多转战，来到了眼下的嘉应州。

在此之前，叶龙辗转到了康王麾下，被委以将官重任，但没有轻易透露宝藏之事。

多天前，清军又将嘉应州包围。围城前，叶龙奉康王之命，率五百军士出城驻扎，做犄角之势。

现在，伏在丛林里的叶龙，看上去极为疲倦。尽管如此，仍难遮掩他的英俊容貌和那股子桀骜之气。

副手喘着粗气匆匆而至：“叶将军，不……不好了！”

叶龙一骨碌翻身，站起来，皱眉道：“少废话，直接说！刚才的喊杀声到底怎么回事？”

副手定了下心神：“刚才城下发生激战，出城杀敌的康王奋勇战死了！”

叶龙一下子揪住手下的脖领子，睁大眼睛：“你说什么？”

副手目光呆滞地重复了一遍：“康王殉国了……”

叶龙慢慢松开手，随后一点点拔出佩刀：“康王跟我约定，说他不会贸然出城迎击清妖的……”

副手：“将军，我们——”

叶龙：“为康王报仇！这是天王赐给我的宝刀，我必为天国雪恨！”

副手：“但是将军，清妖已封锁嘉应州外大小交通要道。如果不出意外，半个时辰后他们就会杀过来。如果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一个都走不了了！”



叶龙一下子靠在树上：“难道天国真的完了？”

副手：“留得青山在！”

叶龙久久地睁开眼：“青山？”

副手点点头。

叶龙：“唉！天不佑我天国，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传我的命令，集合人马……”

副手：“是！”

很快，士兵们集合起来。

太平军士兵们举着火把，营地被照得亮如白昼。

叶龙拎着刀，站在队伍前面：“兄弟们！康王已战死，现在我们这几百号人，是太平军最后一支部队。我们在，太平天国就在，我们不在了，天国也就没了。”

众人神色悲怆，四下气氛悲壮。

叶龙：“我们太平军是从两广打出来的，现在又回到了两广。传我的命令，向粤西南的新宁碧萝山区开进！”

副手愣了一下：“碧萝山？我记得那里是将军的老家。”

叶龙侧身轻声：“我当然不是想家了。再说了，老家的亲人都被清妖杀了。之所以还要回去，是因为天国的宝藏就埋藏在那里。”

副手睁大眼睛：“天国宝藏？”

叶龙：“这批宝藏是我太平军起事之初埋下的，为的就是一旦大业不利，即用它招兵买马，做东山再起之势……”

几名士兵用木车推来十几坛酒，为每人斟满酒。

叶龙将酒一饮而尽，使劲地将酒碗摔在地上。士兵们喝完也将酒碗摔在地上。

夜晚的山谷里传来啪啪啪的摔碗声，声音惊醒了密林中沉睡的飞鸟，它们也发出了嘎嘎的鸟鸣，像是在附和。

叶龙大手一挥，将士开拔，一路向西南而行。

大约行了三个时辰，远处的天空露出微微的亮光，天马上就要亮了。

一座深邃的山谷出现在众人面前。叶龙抬头看着两边险峻的高山，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副手看了一眼两边的险山，心里感到紧张：“如此高耸的山，别说是人，就是猴子想爬上去也难。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尽快通过这座山谷。”

叶龙再次盯着两侧的山看了很久，对副手说：“传我的命令，士兵们过山谷的时候要跑步前进，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不要多停留片刻。”

副手下去传达命令。

山谷大约有五百米的长度，当部队全部进入后，所有士兵一路狂奔。

跑着跑着，突然看到一块巨石从左侧的山坡上滚落下来，前面的士兵们躲闪不及，被石头砸死。

一语成讖。

埋伏好的清军早就准备好了火炮、滚石以及弓箭手。

山谷中霎时间炮声轰鸣、巨石滚落。五百名太平军士兵顷刻间死伤大半。

叶龙气得冲山顶大骂：“遭天杀的清妖，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下来和老子决一死战。”

为首的清军头目站在高处命令手下：“长毛首领要活的，其他人一个不留！”

叶龙带着几十名士兵，用刀剑拨开射来的弓箭，一路躲闪腾挪。受伤的副手脱下衣服递给叶龙。

叶龙推开：“你这是干什么？”

副手：“我受伤了，恐怕走不了了，但你身负重担！我们换一下衣服，你的目标还能小一点，或许有生存的希望。”

叶龙摇摇头，拒绝了副手。

副手以自杀相逼：“虽然我是部下，但我们都是太平军！太平军，什么时候怕过死？”

无奈之下，叶龙只好换上副手的衣服：“但我们都要活下去，在碧萝山不见不散！”但他知道，自己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位兄弟了。

副手微笑着点点头：“将军，希望天国的宝藏，能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

叶龙点点头。

副手穿上叶龙的衣服，一瘸一拐地向反方向跑去。

清军头目见“叶龙”逃向山谷的入口，立刻命令清军拦截去路。

在山谷的出口，真正的叶龙在士兵的保护下，拼尽全力杀出了一条血路。

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这一日，叶龙和十几名兄弟终于来到了碧萝山下。

连日来的奔波劳顿让一行人疲惫不堪，下午时分众人聚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

叶龙倚在一块青石上，谷地的那场惨烈的厮杀像块烧红的烙铁烙在他心口。想到从容赴死的副手，叶龙的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叶龙在昏沉中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在半梦半醒间，他忽然感到胳膊一阵剧烈的疼痛，像被什么带刺的树木扎了一下，叶龙睁开眼后大吃一惊，只见一只大约两寸长的毒蜈蚣正

爬在他的胳膊上吸他的血。叶龙急忙使劲地甩胳膊，把蜈蚣甩出很远，但那只被蜈蚣咬过的胳膊已变成了紫色。

叶龙：“他妈的，没死在清妖手里，倒被这虫子咬了！”

手下士兵一时间慌张无措，为首的反应过来：“我们去找郎中！”

叶龙：“碧萝山的这种蜈蚣厉害着呢，毒性大，恐怕来不及了。”

为首的士兵一嗓子：“咱快分头去找郎中！”

两个士兵留在叶龙身边，其他的四散而去。

碧萝山隐现在一片云雾中。

一大早，黄真旗就背着竹篓进山采药了。

黄真旗的母亲黄夫人懂些医道，常常为县城的穷苦人家免费看病，所以家里常备着一些药材。遇到头疼脑热、肠胃不适的小病，回去喝几服草药就好了。黄夫人所用的药材都是黄真旗从碧萝山上采的，从母亲那里耳濡目染，黄真旗也略通医道。

一场大雨过后，林里的各种药材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黄真旗看到山坡上有几株野生的党参，急忙大步走过去，蹲下身体，从身后的竹篓里取出采药的木铲。她小心翼翼地挖掘，然后将挖出来的党参轻轻地放进竹篓里。雨后的树林空气是潮湿的，让人感到有些憋闷，黄真旗站起身来，擦了擦额头冒出的汗，掏出水袋喝了几口水。

就在此时，黄真旗遇到了两名寻郎中的太平军士兵。

为首的士兵看到黄真旗背着竹篓，又见她在山中采药，就认定她是郎中。

为首的士兵带着同伴来到黄真旗的面前，后者见他们带着刀，面色也不善，立刻警惕起来。

为首的士兵：“哎，这位姑娘，你会不会看病？”

黄真旗：“我只是一个采药的，不懂什么医术。”

为首的士兵：“既然不懂医术，还采什么药？不会是清妖派来的探子吧？”

另外一名士兵对同伴说：“我看她在骗咱们，甭跟她废话，先抓住再说！”

两名士兵对视了一眼，举刀便砍向黄真旗。黄真旗灵敏地移动身子，躲开了下落的刀。

为首的士兵：“嗨，没想到你还会两下子。必是清妖派来的奸细！兄弟，宰了她！”

两名士兵一左一右夹击黄真旗。黄真旗见二人刀刀致命，手上就没留情面，

不到一个回合，就夺刀在手，把二人打倒在地。

黄真旗拿刀对着一人的脖子道：“我上山采我的药，你们却来挑衅本姑娘！现在本姑娘非常生气，所以你们活不成了。”

两名士兵哭丧着脸，对远处喊道：“叶将军！恕属下无能，没能给您请来郎中。您一死，我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说罢，二人紧闭双眼，跪地等死。

黄真旗：“太平天国？你们是太平军？你们说的叶将军又是谁？”

为首的士兵：“要杀便杀，休要多问！”

黄真旗：“如果你们真是太平军的人，我就去救你们那个叶将军。”

两个士兵相互看了看，齐声道：“真的？”

黄真旗：“真的。”

为首的士兵：“这位姑娘，这到底是为什么？”

黄真旗：“从小我就听我爹讲太平军的故事，无限敬仰，仅此而已。”

为首的士兵：“这位姑娘，实不相瞒，我们是太平军最后一支部队康王的手下。叶将军虽隶属于康王，但先前却做过天王的贴身护卫。我们在嘉应州被清妖打散，康王也殉国了。叶将军的老家就在新宁，所以带我们逃到碧萝山去，没想到意外中了蜈蚣毒，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了，如果姑娘真能医治，我们必当重谢！”

黄真旗背起竹篓道：“原来是这样。蜈蚣毒是五毒之首，三个时辰之内如不医治，必死无疑，二位在前面带路，我们现在就走。”

为首的士兵叫阿毛，他带着黄真旗，三个人穿行在云雾缭绕的碧萝山。

将近一个时辰后，黄真旗近距离地看到了叶龙。叶龙拥有一张近乎完美的脸，精致得让人忍不住想摸一下。黄真旗盯着那张苍白的脸看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是来救人的。黄真旗从随身携带的布囊里取出一个纸包，将里面褐色的粉末涂在叶龙受伤的胳膊上。然后又把竹篓里的草药全部倒在地上，从里面挑选出对症的几味草药放在一边。

黄真旗：“谁有酒？”

阿毛递过来一个酒壶。

黄真旗将酒壶放在地上：“架灶点火，我要煎药。”

没一会儿，锅里的水便开了，黄真旗将几味草药放入锅内，又往里面倒了些酒，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黄真旗擦了擦额头的汗，不时地用勺子搅拌着锅里的药。药煎好后，阿毛将叶龙扶起，黄真旗轻轻地往叶龙嘴里喂药。

黄真旗：“一个时辰之后，再口服余下的一半。”

褐色的药粉最先起了作用，叶龙的伤口由原来的紫色，慢慢变回了肉色，伤口流出了血红的脓水。黄真旗将一株草药塞进嘴里嚼碎，吐到手里，再轻轻地敷在叶龙的伤口上：“放心，叶将军已无性命之忧，很快就会苏醒，再休养几天便可痊愈。”

阿毛抱拳：“姑娘真是华佗再世，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问尊姓大名？”

黄真旗：“各位不必客气，我叫黄真旗，我不过是略通医术，怎敢与华佗相提并论。”

阿毛：“清妖正在追杀我们，今日之事，还请姑娘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黄真旗：“各位放心，太平军将士都是我所敬仰的英雄，今日有幸为叶将军疗伤，怎么会出卖他？不过，你们总躲在山上也不是长久之计，不知道各位以后有何打算？”

黄真旗本来是一句正常的询问，没想到却勾起众人的伤心事，几名士兵立刻哭出了声。

一名叫阿新的士兵：“现在天国大势已去，我们有家难回，还能有什么打算？”

阿毛：“阿新，你这是动摇军心！”

阿新哼了声：“军心？现在满打满算就剩十二个人！你也别拿叶将军来吓唬我，就算将军醒来，我该怎么说还怎么说。事到如今，无异于以卵击石，倒不如就地解散，大家各奔前程。”

阿毛目露怒色，拔出刀指着阿新：“你再敢说一句，我现在就杀了你。”

阿新也毫不示弱，挺起胸膛说：“有本事你就杀，反正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老子也过腻了。”

黄真旗本来是一个旁观者，此时却不得不充当起劝架者，她拦在二人中间：“这本来是你们内部的事，我这个外人不该插手，但叶将军现在是我的病人，你们这样做，对他的康复会起到反作用。希望大家都消消气，一切等叶将军醒来再说。”

下午时分，药效发挥了作用，叶龙慢慢地苏醒过来。

黄真旗用手绢擦拭着叶龙额头冒出的虚汗，叶龙睁开眼第一个就看到黄真旗，表情略微有些诧异。

黄真旗：“叶将军，我叫黄真旗。”

阿毛插话道：“将军，你可算活过来了，多亏了这位黄姑娘为你疗伤，否

则……”

叶龙上下打量着黄真旗，十七八岁的年纪，瓜子脸，丹凤眼，白皙的面庞，婀娜的身材，虽然说不上花容月貌，却非常耐看：“我这条命是黄姑娘救的，将来一定把这条命还给黄姑娘。”

叶龙的这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非常耐人寻味。

黄真旗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笑了笑，随后转移话题道：“叶将军的伤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不要饮酒，否则伤口会感染。”

叶龙无所谓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让我吃饭可以，不让我喝酒那简直是要我的命。”

黄真旗微怒道：“那可由不得你，你刚才不是说，你这条命是我的吗？既然连命都是我的，那就要听我的话。”

也不知道为什么，叶龙忽然被黄真旗的话感动了一下，长这么大从来没一个人这样关心过自己，自己也早已淡忘了被关心的滋味。

叶龙深情地看着黄真旗：“既然你是我的债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等叶某东山再起之日，一定备下厚礼报答黄姑娘的救命之恩。”

黄真旗整理好竹篓，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向叶龙告别：“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叶将军一定要记着我的话，不许饮酒。”

叶龙有些依依不舍：“还没来得及与黄姑娘深聊，就要告别，叶某怅然若失。”

黄真旗笑道：“叶将军刚刚苏醒，身体还很虚弱，还是少说话为好。我走了，后会有期。”

叶龙抱拳道：“叶某有伤在身，恕不远送，咱们后会有期。”

看着黄真旗婀娜的背影，叶龙开始心猿意马，心说这位姑娘真是特别得很。

这一天傍晚，反复思忖后的叶龙，将兄弟们召集起来。

叶龙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藏宝图，告诉大家：“你们与我出生入死，我们是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既然是兄弟，我们到这一步了，就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与你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众人不免一头雾水。

叶龙继续说道：“天王临终前交给我一张藏宝图……”

大家顿时相互对望，等待着叶龙继续讲。这个话题显然是具有诱惑力的。

叶龙：“天王告诉我，一旦天国大厦倾倒，可用这批宝藏招兵买马，重振太

平大业。现在，我们已经穷途末路，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我想，挖出这批宝藏后，有兄弟愿意继续跟随我，那咱就拿这笔钱谋求复兴，即使不能再次揭竿而起，也要如天地会那样，在江湖上成立反清的秘密组织；如果哪位兄弟说不愿再打打杀杀了，我就给他一笔钱，叫他远走高飞。”

众人面面相觑。

阿毛打破僵局：“一切都听将军安排。”

阿新也附和：“对，我们听将军的，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挖出宝藏，东山再起！”

阿毛一皱眉头：“阿新，刚才将军昏迷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阿新：“我刚才那不是担心吗！现在将军没事了，咱还有宝藏，当然要继续跟着将军！”

叶龙看了看阿新，继而对众人说：“既然大家都无异议，那就听我的，咱们把这批宝藏用在刀刃上。”

阿新：“将军，宝藏在哪儿？我们啥时候去挖？”

叶龙微微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都给我沉住气，就这两三日，我就依据天王交给我的藏宝图，带着你们去寻找宝藏。”

众人在绝望中感到一阵兴奋。

阿新转着眼珠，小声嘀咕着：“藏宝图……”

山间的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为了避免被清军发现，叶龙下令夜间不点烛火。

林中传出猫头鹰的叫声，听上去有些刺耳。不久，一切都安静下来，众人在帐篷里睡去。这时，一个黑影偷偷地钻出帐篷，蹑手蹑脚地朝密林外面走去……

新宁县衙门口的灯笼还亮着。

守门的两个衙役正在打着瞌睡，突然感觉有人过来，其中一个一下子起身持刀将之拦住：“干什么的，深夜闯县衙？”

黑影正是阿新：“我找县令大人有事禀报！急！！！”

另一个衙役也醒了上前：“我们老爷已经睡了，你明天再来吧。”

阿新凑近衙役，露出讨好的笑容：“我有要事向孙知县禀告，烦劳你进去通禀一声，这件事非常重要。”

衙役不耐烦：“没长耳朵？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了，老爷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来！滚！！！”

阿新见衙役狗眼看人低，立刻变脸道：“你们两个狗东西，耽误了抓捕太平

军叶龙的事，你们就不怕掉脑袋？”

阿新变了一副厉害的嘴脸，一下子就镇住了那两个衙役，其中一个慌忙跑进去禀告。

不大一会儿工夫，那个衙役出来说：“我们老爷有请，快请随我来！”

孙知县前几日便收到嘉应州送来的信，说叶龙带小股太平军残部已潜入新宁境内，要求孙知县协助抓捕。收到信后，孙知县便在主要路口设置关卡，严查过路的行人，至今一无所获。孙知县正在为此事烦恼，没想到阿新却带来了好消息。

孙知县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留着两撇鼠须：“深夜找我有何要紧的事？”

阿新：“我想与大人做一桩生意。”

孙知县见阿新一脸猥琐之相，从心底厌恶：“做生意？我们之间能有什么生意做？”

阿新：“我知道叶龙的藏身之处，想必大人会感兴趣。”

孙知县内心一喜，但脸上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你说说，叶龙藏在何处？”

阿新一笑：“我不但知道叶龙的藏身处，还知道他带着一张藏宝图，那可是天王——哦，不不不，长毛首领洪秀全留下的藏宝图！”

孙知县激动地抓住阿新的手说：“如果你骗我的话，我就杀了你。”

阿新道：“小人有一万个脑袋，也不敢欺骗大人。”

孙知县说：“开条件。”

阿新嘿嘿嘿地笑：“我不贪心，事成之后，大人只需分我半成就行。”

孙知县眼珠一转：“好，那我们一言为定。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

阿新：“慢着，大人先别急，咱们有言在先，上山之前，你要先付给我一百两银子定金才行。”

孙知县：“你连堂堂的知县都不相信？”

阿新说：“既然是做生意，这一百两银子就算是大人付给我的定金，我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孙知县：“好，我答应你。”

阿新将一百两银票藏进内衣口袋，满脸乐开了花：“大人虽然破费了一百两银子，换来的却是加官晋爵，大人才是最大的赢家，您可不吃亏。”

孙知县火速调集了两百多名官兵，带着家伙，在阿新的带领下秘密潜入碧萝山。



两个时辰后，清军包围了叶龙的驻地。

孙知县对身后的副手说：“你带一百人在外围守着，一旦有逃出去的长毛，格杀勿论。但要记住，叶龙要留下活口。”

副手带领着一百名士兵分散开，形成一个包围圈。

阿新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帐篷告诉孙知县：“大人，那就是叶龙的帐篷，他的本事可大，您一定要多派些人手。”

孙知县瞪了阿新一眼道：“只要你提供的消息无误，我们保证将叶龙拿下。”

清军匍匐在地上慢慢地向前移动，离帐篷还有十多米的距离，孙知县举起手中的刀，大吼一声：“都给我上，活捉叶龙！”

一时间杀声四起。

帐中的叶龙被突如其来的喊杀声惊醒，随即知道出现了叛徒。

叶龙顾不上多想，抽出刀冲了出去，带着太平军兄弟们，与杀来的清军展开激战。

清军士兵在叶龙面前纷纷倒下。阿新举起枪要暗算叶龙，被阿毛挡住了。望着中弹后倒下的阿毛，又看看举着枪哆嗦的阿新，明白一切的叶龙如暴怒的狮子，冲上前欲砍杀叛徒阿新，这时候一队清军士兵迎上前，接下来又是一轮搏杀。

太平军终于寡不敌众，杀到最后，叶龙发现身边已经没几个兄弟了。

在火把的照射下，叶龙满脸是血，面目狰狞，像个被逼疯了魔鬼。

阿新：“叶将军！就算你本事再大，今天也逃不出孙知县的手掌心。识相的就赶紧放下武器投降吧，看在咱们多年为伍的情分上，我帮你说几句好话，或许还能饶你一条性命。”

叶龙盯着阿新：“我对你不薄！”

阿新：“得了吧！跟着你只有死路一条，出卖你我或许还能有一条活路，就这么简单。”

孙知县指着叶龙：“长毛贼！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说？”

叶龙仰天长啸：“可惜我叶龙英雄一世，到头来却栽倒在小人手里！不过想要我的命，也没那么容易。不怕死的你们就上来！”

阿新吓得往后躲。

清军也不敢上前，拿着刀愣愣地站在原地。

孙知县命令道：“都给我上，抓获叶龙者，赏银二百两，卸掉一只胳膊，赏银五十两。”